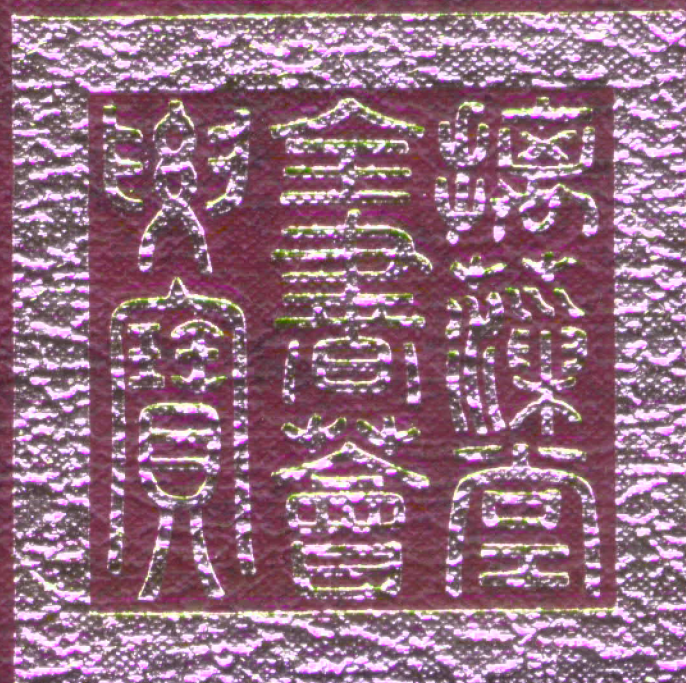


景印  
摘錄堂  
四庫全書卷要

經部  
第七二冊  
四書類



世界書局印行



景印  
摘錄堂

四庫全書卷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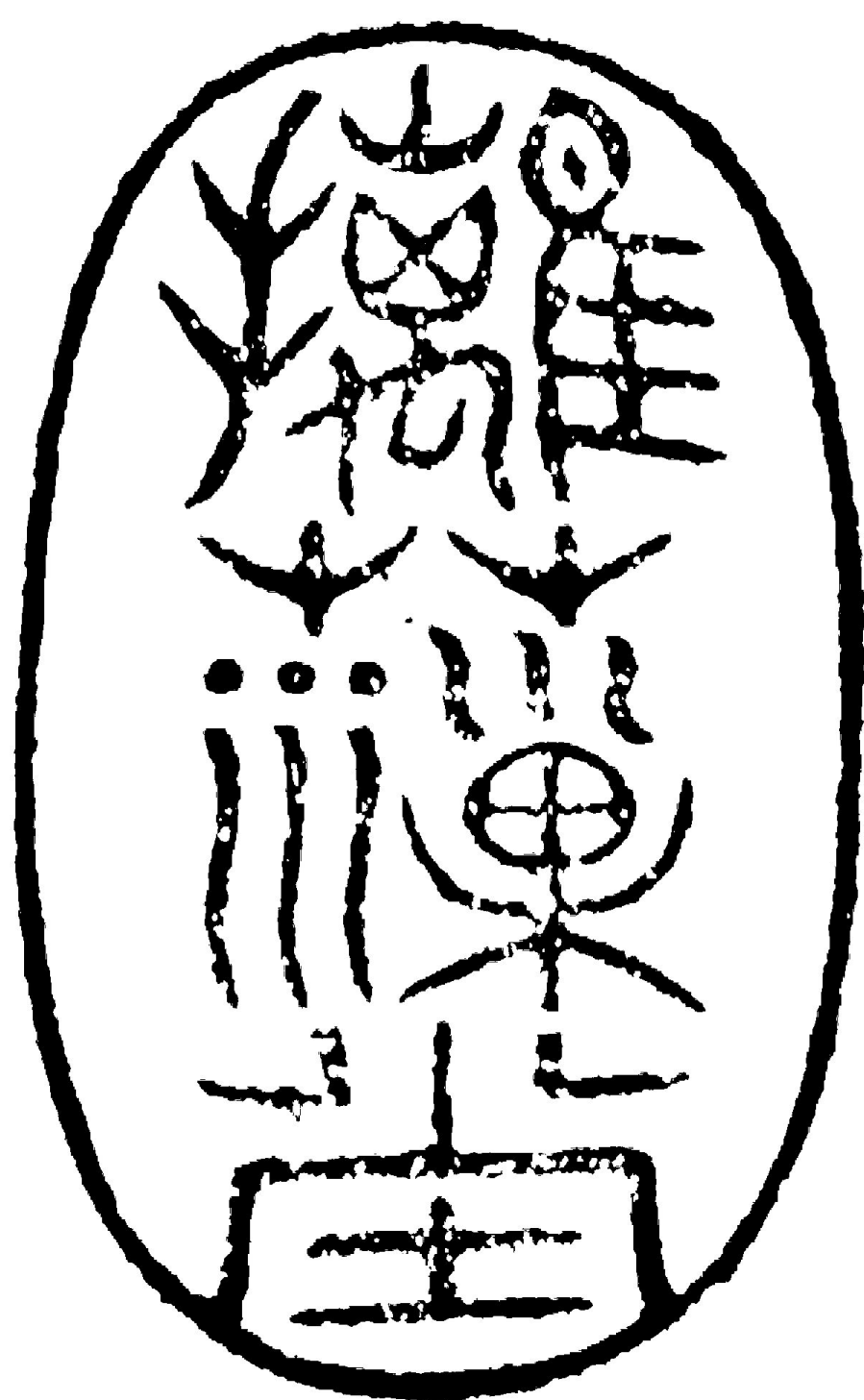
經部  
第七二冊  
四書類

世界書局印行

景印  
藻堂

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第七冊  
四書類





本册目次

書名及撰人

卷次

頁次

四書纂疏二十八卷 宋趙順孫撰

七三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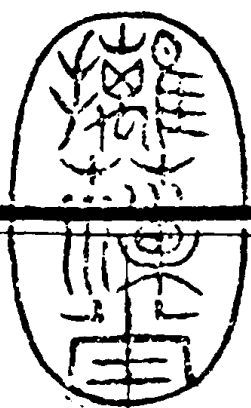
經部  
大學纂疏

詳校官主事銜臣徐以坤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四書纂疏

提要



臣等謹案四書纂疏二十七卷宋趙順孫撰順孫字格菴括蒼人其父雷嘗師事朱子門人滕璘故順孫之學一本於朱子是書備引朱子之說以暢章句集註之旨所旁引者黃幹輔廣陳淳陳孔碩蔡淵蔡沈葉味道胡泳陳埴潘柄黃士毅真德秀蔡模凡一十三家皆為朱子之學者也可謂篤守師說矣昔之論者頗病此書之冗濫然經師著述體例各殊註者辭尚簡明疏者義存曲證順孫書以疏為名而自序云陪穎達公彥後則固疏體也繁而不殺於理亦宜畧其蕪雜取其宗旨之正可矣乾隆四十一年十一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欽定四庫全書

四書纂疏  
提要

總校官臣陸費墀

四書纂疏序

子朱子四書註釋其意精密其語簡嚴渾然猶經也順  
孫舊讀數百過茫若望洋因徧取子朱子諸書及諸高  
弟講解有可發明注意者悉彙于下以便觀省間亦以  
鄙見一二附焉因名曰纂疏顧子朱子之與順孫何足  
以知之架屋下之屋強陪於賴達公彥後祇不韙爾遇  
大方之家則斯疏也當在所削後學趙順孫書

四書纂疏引用總目

晦庵先生易本義通書解啟蒙詩集解西銘解文集太極解語錄

三山黃氏直榦卿論語通釋孟子講義諸經講義文集語錄

慶源輔氏漢廣卿論語答問孟子答問

臨漳陳氏安卿大學口義中庸口義字義文集語錄

三山陳氏孔碩卿大學講義中庸講義

建安蔡氏淵靜易傳中庸通旨中庸思問性情幾要

欽定四庫全書

纂疏總目

建安蔡氏仲默書傳

枯蒼葉氏味道講義文集

南康胡氏泳伯量論語衍說

永嘉陳氏植之經說木鍾集

三山潘氏柄謙之講說

莆田黃氏士毅講義

建安真氏德秀大學衍義讀書記景元文集

建安蔡氏模仲覺大學衍說論語集疏孟子集疏講義

纂疏所載二黃氏三陳氏惟勉齋北溪  
不書郡餘以郡書若三蔡氏則一門之  
言更不別異

欽定四庫全書

四書纂疏  
總目

讀大學章句綱領

宋 趙順孫 撰

看大學且逐章理會須先讀本文念得次將章句來解  
本文又將或問來參章句須逐一令記得反覆尋究  
待他浹洽既逐段曉得却將來統看溫尋過

朱子語錄

大學一書有正經有解有或問看來看去不用或問只  
看注解便了久之又只看正經便了又久之自有一  
部大學在我胸中而正經亦不用矣然不用某許多

欽定四庫全書

大學序目

二

工夫亦看某底不出不用聖賢許多工夫亦看聖賢

底不出

語錄

伊川舊日教人先看大學那時未解說而今有注解覺

大段分曉了只在子細去看

語錄○陳氏曰大學章句已示學者一定之準

只直索他見成底熟就裏面看意思滋味便見得無窮義理出焉

一日教看大學曰我平生精力盡在此書先須通此方

可讀他書

語錄○又曰某一生只看得這文字透見得前賢所未到處○黃氏曰朱子大學修

改甚多三四十日夜用功不肯輕下皆有深意寓乎其間○陳氏曰朱子一生精力在是至屬續而後

絕筆為義極精

大學解本文未詳者於或問中則詳之

語錄○陳氏曰大學約其旨於

章句已的確真切而詳其義於或問又明實數暢章句中太簡而或未喻則易枯必於或問詳之或問中太博而或未貫則易泛必於章句約之

或問未要看俟有疑處方可去看

語錄○又曰某作或問恐人有疑所以設

此要他通曉而今學者未有疑却反被這箇生出疑○又曰大學章句次序得皆明白易曉不必或問但致知格物與誠意較難理會不得不明辨之耳

欽定四庫全書

大學序目

二

大學纂疏

大學章句序

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

朱子語錄曰大學之教所以教

人先要理會得箇道理

蓋自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

智之性矣

朱子文集曰天之生物各付一性性非有物只是一箇道理之在我者耳仁則是箇溫和

慈愛底道理義則是箇斷制裁割底道理禮則是箇恭敬樽節底道理智則是箇分別是非底道理凡此四者

具於人心乃

然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

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

語錄曰天地間只是一箇道理性便是理人之所以

欽定四庫全書

大學序目

一

有善有惡只緣氣質之稟各有清濁○又曰氣出於天理亦出於天性是這箇理氣則已屬於形象性之善只

一般氣質便有不齊處○問既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又有一箇陰陽五行之氣稟在天地中精英者為人查滓者

為物精英之中又精英者為聖為賢精英之中查滓者為愚為不肖○問氣質有昏濁不同則天命之性有偏

全否曰非有偏全謂如日月之光若在露地則盡見之若在蔀屋之下有所蔽塞有見有不見昏濁者是氣昏

濁了故自蔽塞○陳氏曰流行乎一身之間者是氣凝定成形

一有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間則天必

命之以為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

語錄曰主

宰底蔘忽生得箇人恁地聰明便是要他作之君作之師書中多是說聰明蓋不是聰明底人則一箇說白一

箇說黑如何過伏得他○問何處見得天命處曰此也如何知得只是纔生得一箇恁底人定是為億兆之君

師便是天命之也他既有許多氣魄才德決不但已必統御億兆之衆人亦自是歸他如三代已前聖人都是

如此及至孔子方不然雖不為帝王然也開他不得也做出許多事來以教天下後世是亦天命也○又曰秦

漢以來講學不明世之人君間有因其才質之義做得功業然無人能知明德新民之事君道間有得其一二

而師道則

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

語錄曰天

絕無矣只生得許多人物與你許多道理然天却自做不得所以必得聖人為脩道立教以教化百姓蓋天做不得底

却須聖人為他做

而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也

語錄

曰古者教法禮樂射御書數不可闕一就中樂之教尤親切變教胥子只用樂大司徒之職也是用樂蓋是教

欽定四庫全書

大學序目

二

人朝夕從事於此物束得心長在這上面蓋為樂有節奏學他底急也不得慢也不得久之都換了他情性

三代之隆其法寔備然後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

學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

學

而教之以洒埽應對進退之節

語錄

陳氏曰初間未知而教之以洒埽應對進退之節

曰古人初學只是教他洒埽應對禮樂射御書數之文

對進退而已未便說到天理處禮樂射御書數之文

都不費力○又曰今則無所用乎御如禮樂射御書數也

是合當理會底皆是切用○問書莫只是字法否曰此類有數法如日月字是象其形也江河字是諧其聲也

考老字是假其類也如此數法若理會得則天下之字皆可通矣○愚考之內則成童學射御注謂年十五以

上以理推之射御非幼年之所能及小學先教其儀式爾

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衆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

秀皆入大學陳氏曰到十五年則智愚可見矣故入大學須有別天子之元子當有天下之責衆

子當建國為侯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當有家之責故皆在所教庶人則唯俊秀者乃得與以其亦將任之以

而教之以窮理正心脩己治人之道此又學校之教

大小之節所以分也語錄曰小學者學其事大學者學其小學所學之事之所以又曰

只是一箇事小學是學事親學事長大學便就上而講究委曲其所以事親是如何事長是如何又曰小學

只是教他依此規矩做去大學是發明此事理又曰古人小學教之以事便自養得他心不覺自存了到得

欽定四庫全書

大學序目

三

漸長漸更歷通達事物將無所不能又曰古者小學

已自是聖賢坯璞子但未有聖賢許多知見及其長也

今入大學使之格致知長許多知見又曰古人於

小學存養已自熟了根基已深厚了到大學只就上點

化出些精彩又曰如小學前面許多恰似勉強使人

為之又須是恁地勉強到大學工夫方知箇天理當然

則夫以學校之設其廣如此教之之術其次第節目之

詳又如此而其所以為教則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

之餘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是以當世之人無

不學其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

所當為而各俛焉以盡其力語錄曰俛字是刺着頭此只管做將去底意思

古昔盛時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而非後世之所能

及也及周之衰賢聖之君不作學校之政不脩教化陵

夷風俗頹敗時則有若孔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

行其政教於是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後世若

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固小學之支流餘裔陳氏

曰觀其所記皆弟子事父兄童子事先生之禮其條目品節甚悉則知其為小學之書明矣而此篇

者則因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

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語錄曰明德新民便是節目止

欽定四庫全書

大學序目

四

於至善便是規模之大又曰須先識得外面一箇規

模如此大了而內做工夫以實之所謂規模之大凡人

為學便當以明明德新民止於至善及明明德於天下

為事不成只要獨善其身便了須是志於天下所以大

學第二句便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

得其宗於是作為傳義以發其意及孟子沒而其傳泯

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矣自是以來俗儒記誦詞章

之習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文集曰自聖學不傳為士者不知學之有本而所以

求於書不越乎記誦訓詁文詞之間是以天下之書愈多而理愈昧學者之事愈勤而心愈放詞章愈麗議論

愈高而其德業事功之實愈無以逮乎古人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

大學而無實

語錄曰吾儒更着讀書逐一就事物上理會道理他便都掃了只恁地空空寂寂恁

地便道事都了若將些子事付之便都沒奈何其他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

之說與夫百家眾技之流所以惑世誣民充塞仁義者

又紛然雜出乎其間

文集曰秦漢以來隨世以就功名者未必自其本而推之是以天理

不明而人欲熾道學不傳而異端起人挾其私智以馳驚於一世使其君子不幸而不

得聞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晦盲

否塞反覆沈痼以及五季之衰而壞亂極矣天運循環

無往不復宋德隆盛治教休明於是河南程氏兩夫子

欽定四庫全書

大學序目

五

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實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

又為之次其簡編發其歸趣然後古者大學教人之法

聖經賢傳之指粲然復明於世雖以熹之不敏亦幸私

淑而與有聞焉顧其為書猶頗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

而輯之間亦竊附已意補其闕略以俟後之君子極知

僭踰無所逃罪然於國家化民成俗之意學者修己治

人之方則未必無小補云淳熙己酉二月甲子新安朱

熹序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三千五十八

經部

大學纂疏

宋 趙順孫 撰

子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

今可見古人為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

語錄曰大學一書如

一部行程歷相似皆有節次今人看了須是行去今日行得到何處明日行得到何處方可漸到那田地

而論孟次之

語錄曰大學語孟最是聖賢為人切要處然語孟却是隨事答問難見要領惟

大學一書是曾子述孔子說古人為學之大方而門人又傳述以明其旨體統都具玩味此書知得古人

欽定四庫全書

大學纂疏

為學所鄉却讀語孟便易入後學者必由是而學焉

則庶乎其不差矣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程子曰親當作新○大學者大人之學也

蔡氏曰大人之學者

兼齒德而言也明明之也

葉氏曰上一箇明字謂用意去明此明德故曰明之也○蔡氏曰明

之者猶言潔雪揩磨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

語錄曰明德是我得之於天而

方寸中光明底物○陳而虛靈不昧以具眾理而應

氏曰是得乎天之理萬事者也

語錄曰虛靈自是心之本體非我所能虛也耳目之視聽所以視聽者即其心也豈

者德之用固不離乎體也但為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

昏語錄曰氣稟所拘多只通得一路或厚於此而薄

而不識義理或工於百工技藝而不解讀書或只知

孝於親而薄於他人便是有所通有所蔽是他性中

只通得一路故於他處皆礙○又曰物欲所蔽如目

之於色耳之於聲口之於味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

佚所以不明○蔡氏曰上天以此而均賦乎人但人

之始生氣以成形而氣不無清濁厚薄強弱之殊此

所謂氣稟所拘也及人之既生感物而動則耳目口

鼻四肢不能無欲此所謂物欲所蔽也氣稟拘之物

欲蔽之則人之所得於天之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

本明者於是乎有時而昏矣

嘗息者語錄曰此是本領不可不如此說破○又曰

本是至明物事終是遮不得○蔡氏曰雖昏

有形象然有耳目以視聽之則猶有形象也若心之

虛靈何嘗有物○又曰虛靈不昧便是心此理具足

於中無少欠闕便是性隨感而動便是情○又曰禪

家但以虛靈不昧者為性而無具眾理以下之事○

黃氏曰虛靈不昧明也具眾理應萬事德也具眾理

者德之體未發者也應萬事者德之用已發者也而

所以應萬事者即其具眾理者之所為也○陳氏曰人

為德者皆虛靈而不昧故謂之明德也○陳氏曰人

生得天地之理又得天地之氣理與氣合所以虛靈

然虛靈二字只見得氣未見得理到得不昧處便見

得理虛靈以氣言不昧以理言○又曰只虛靈不昧

四字說明德意已足矣更說具眾理應萬事包體用

在其中又却實而不為虛其言的確渾圓無可破綻

處○蔡氏曰虛靈謂知覺不昧謂純瑩昭著也知覺

者物格知至也純瑩昭著者意誠心正而可以齊家

治國平天下也德即理也具眾理者德之體應萬事

者德之用固不離乎體也

但為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

蔽之極而其本體之明終不可得而泯沒必有時而發露此所謂未嘗息也故學者當因

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語錄曰明德未嘗息

間如見非義而羞惡見孺子入井而惻隱見尊賢而

恭敬見善事而歎慕皆明德之發見也如此推之極

多○又曰人之明德未嘗不明雖其昏蔽之極而其

善端之發終不可絕但當於其所發之端而接續光

明之則其全體可以常明且如人知已德之不明而

欲明之只這知其不明而欲明之者便是明德就這

裏便明將去○又曰明明德是明此德只一點明

便於此明去正如人醉醒初間少醒至於大醒亦只

是一醒學者貴復其初至於已到地位則不着箇復

字○黃氏曰明德者一體一用無時而不明也因其

所發特言人雖昏憤忽有醒時初不分體用○又曰

平旦之氣好惡與人相近固是發處處事接物而行

其所當然讀書玩理而喜其所可法皆是發處因其

發而遂明之則若火然泉達有不可禦者發者自發

而不加明之之功則雖有萌蘖之生牛羊又從而牧

之矣明之如何曰玩繹思索以盡吾格物致知之功

戒謹恐懼以致吾誠意正心修身之實如此而後能

明之以復其初也○蔡氏曰學者當因其發端之明

而遂明之使超然不為氣稟物欲所累而新者革其

有以去其舊染之污也語錄曰新是對舊染之污而

言新與舊非是去外面討來

昨日之舊乃是今日之新○又曰既是止者必至於

明得此理須當推以及人使各明其德

是而不遷之意語錄曰未至其地則求其至既至其

地則不當遷動而之他○又曰未到

此便住不可謂止到得此而不能守亦至善則事理不可言止○蔡氏曰是者指至善而言

當然之極也蔡氏曰凡事理皆有當然之則其當然者善也其極則至善也不至於當然不足以為善不至於當然之極不足以為言明明德新

民皆當止於至善之地而不遷語錄曰止於至善是包在明明德在新民

己也要止於至善人也要止於至善蓋天下只是一箇道理在他雖不能在我之所以望他者則不可不

如是也○又曰明德新民二者皆要至於極處明德不是只略略底明得便了新民不是只略略底新得

便休須是要蓋必其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

人欲之私也蔡氏曰經言至善雖若近指事物當然之理而明德新民推其至極之理是即

天命之性而道之大原大本固已涵蓄該貫於其中

章句釋至善既曰事理當然之極又曰盡其天理之

極則所謂事理當然之極者即萬物統體一太極也此三

者大學之綱領也黃氏曰明明德新民止至善此八字已括盡一篇之意

或問大學之道吾子以為大人之學何也曰此對

小子之學言之也文集曰古之為教者有小子之學有大人之學小子之學洒掃

應對進退之節詩書禮樂射御書數之文是也大人之學窮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是也

曰敢問其為小子之學何也曰愚於序文已略陳

之而古法之宜於今者亦既輯而為書矣學者不

可以不之考也語錄曰後生小子且看小學之書那箇是做人底樣子○陳氏曰朱

子小學書綱領甚好最切於日用雖至大學之成亦不外是曰吾聞君子務其

遠者大者小人務其近者小者今子方將語人以

大學之道而又欲其考乎小學之書何也曰學之

大小固有不同然其為道則一而已是以方其幼

也不習之於小學則無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而

為大學之基本語錄曰問放心者或心起邪思意有妄念耳聽邪言目觀亂色口談

不道之言至於手足動之不以禮皆是放也收者

便於邪思妄念處截斷不續至於耳目言動皆然

此乃謂之收既能收此放心德性自然養得不是

收放心之外又養箇德性也曰然○真氏曰德性

謂得之于天者仁義禮智信是也收放心養德性

雖云二事其實一事蓋德性在人本皆全備緣放

縱其心不知操存是致賊害其性若能收其放心

即是養其德性非有二事也及其長也

不進之於大學則無以察夫義理措諸事業而收

小學之成功文集曰古人由小學而進於大學其於洒掃應對進退之間持守堅定涵

養純熟固已久矣大學之序持因小學已成之功

是則學之大小所以不

同特以少長所習之異宜而有高下淺深先後緩

急之殊文集曰小學之事知之淺而行之小者非也大學之道知之深而行之大者也

若古今之辨義利之分判然如薰蕕冰炭之相反

而不可以相入也今使幼學之士必先有以自盡

乎洒掃應對進退之間禮樂射御書數之習俟其

既長而後進乎明德新民以止於至善是乃次第

之當然又何為而不可哉

文集曰古人之學固以致知格物為先然其始

也必養之於小學則亦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習而已是皆酬酢講量之事也大抵

聖賢開示後學進學門庭先後次序極為明備曰幼學之士以子之言而

得循序漸進以免於躐等陵節之病則誠幸矣若

其年之既長而不及乎此者欲反從事於小學則

恐其不免於扞格不勝勤苦難成之患欲直從事

於大學則又恐其失序無本而不能以自達也則

如之何曰是其歲月之已逝者則固不可得而復

追矣若其功夫之次第條目則豈遂不可得而復

補耶蓋吾聞之敬之一字聖學所以成始而成終

者也

文集曰敬字真是學問始終日用親切之妙

為小學者不由乎此

固無以涵養本原而謹夫洒掃應對進退之節與

夫六藝之教為大學者不由乎此亦無以開發聰

明進德修業而致夫明德新民之功也

語錄曰敬已是包得

小學是徹上徹下工夫○又曰古人自至少小時便做了敬工夫故方其洒掃時如帚之禮至於學詩

學樂學舞學絃誦皆要專一且如學射時心若不

在何以能中學御時心若不在何以使得他馬書

數皆然○又曰今人不曾做得小學工夫一旦學

大學是以無下手處今且當自持敬始使端的純

一靜專然後是以程子發明格物之道而必以是

為說焉不幸過時而後學者誠能用力於此以進

乎大而不害兼補乎其小則其所以進者將不患

語錄曰問大學首云明

於無本而不能以自達矣

已具於小學否曰然自小學不傳伊川却是帶補

一敬字○又曰小學而今都蹉過了不能更轉去

做得只據而今地頭便割住立定脚跟做去裁種

後來根株補填前日欠闕如二十歲覺悟便從二

十歲立定脚跟做去如三十歲覺悟便從三十歲

立定脚跟做去使年八九十歲覺悟亦當據現定

割住硬寨做出○陳氏曰程子說一箇主敬工夫

可以補小學之闕蓋主敬工夫可以收放心而立

大本大本既立然後大學工夫循序而進無往

不通大抵立敬之功貫始終一動靜合內外小學

大學皆其或推類已甚而不足以有所兼則其所

以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而養其良知良能之

本者亦可以得之於此而不患其失之於前也顧

以七年之病而求三年之艾非百倍其功不足以

致之若徒歸咎於既往而所以補之於後者又不

能以自力則吾見其扞格勤苦日有甚焉而身心

顛倒眩瞀迷惑終無以為致知力行之地矣況欲

有以及乎天下國家也哉

語錄曰失時而後學必着如此趙補得許多欠

闕處人一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若不如是悠悠度日一日不做得一工夫如何要補填

前曰然則所謂敬者又若何而用力耶曰程子於

此嘗以主一無適言之矣

語錄曰主一只是心專一不以他念亂之無適

只是不走作○又曰了這一事又做一事今人一事未了又要做一事心下千頭萬緒○又曰主一

又是敬字注解要之事無小無大常令自家精神思慮盡在此遇事時如此無事時也如此○又曰

且如這事當治不治當為不為便不是主一了若主一時坐則心坐行則心行身在這裏心亦在這

裏○問主一工夫兼動靜否曰若動時收斂心神在一事上不胡亂思想便是主一○問作事時多

不能主一曰只是心不定人亦須是定其心這箇須是習須涵養本原則自然別○或疑主一則滯

滯則不能周流無窮曰所謂主一者何嘗滯於一事不主一則方理會此事而心留於彼這却是滯

又問以大綱言之有一人焉方應此事未畢復有一事至則當何如曰也須是做這一件了又理會

一件亦無雜然而應之理但甚不得已則權其輕重可也○陳氏曰主一是心只在此所主惟一不

二不三無適是心只在此亦不之東亦不之西亦不之南亦不之北然主一即是無適只展轉相解

釋要分明非於主一之嘗以整齊嚴肅言之矣語錄

外又別有無適之功也曰整齊嚴肅是切至工夫說與人○問主一無適與整齊嚴肅不同否曰如何有兩樣只是箇敬若

語言不同自是那時就那事說○陳氏曰整齊嚴肅敬之容如坐傾側衣冠落魄便是不敬○又曰

須是整齊嚴肅烏有至其門人謝氏之說則又有外慢而中不放者

所謂常惺惺法者焉

語錄曰惺惺乃心不昏昧之謂只此便是敬整齊嚴肅固

是敬然心昏昧燭理不明雖強把捉豈得為敬○又曰今人將敬來別做一事所以有厭倦為思慮

引去敬只是自家一箇心常惺惺底不昧將來別做一事又豈可指擎蹠曲拳塊然在此而後為敬

○又曰今人心常惺惺在此尚無惰慢之氣況心常能惺惺者乎故心常惺惺自無客慮○問佛氏亦

有此語曰其喚醒此心則同而其為道則異吾儒喚醒此心欲他照管許多道理佛氏則空喚醒在

此無所作為其異處在此○陳氏曰是就心上做工夫處蓋心常醒在這裏便常惺惺地活若

不在便死了心纔在這裏尹氏之說則又有所謂則萬理便森然於其中

其心收斂不容一物者焉

語錄曰這心都不着一物便收斂緊密都無些

子空罅若這事思量未了又走做那邊去心便成兩路○又曰心主這一事不為他事攪亂便是

容一觀是數說足以見其用力之方矣語錄曰程子謝尹說

敬處譬如此屋四方皆入得若從一方入到這裏則那三方入處都在這裏了○問諸說有內外之分否曰不必分內外都只一般只認行着都是敬○黃氏曰且將自家身心去體察見得如何是主一無適如何是整齊嚴肅如何是常惺惺如何是其心收斂不容一物是四者皆以有所畏而然朱子晚年言敬字之義惟畏字近之其意精矣○真氏曰持敬之道合三先生之言而用力焉然後內外交相養曰敬之所以為學之始者然矣其所以

為學之終也奈何曰敬者一心之主宰而萬事之

本根也陳氏曰心之為物虛靈知覺所以為一身之主宰也身無此為之主宰則四肢百骸皆無所管攝矣然所以為心者又當由我有以主宰之我若何而主宰之乎所謂敬者是又一心之

欽定四庫全書

大學纂疏

十

也主宰知其所以用力之方則知小學之不能無賴

於此以為始知小學之賴此以始則夫大學之不

能無賴乎此以為終者可以一以貫之而無疑矣

蓋此心既立由是格物致知以盡事物之理則所

謂尊德性而道問學由是誠意正心以修其身則

所謂先立其大者而小者不能奪由是齊家治國

以及乎天下則所謂修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

平是皆未始一日而離乎敬也

語錄曰敬不是閉眼默坐便為敬當

格物時便敬以格之當誠意時便敬以誠之以至正心修身以後節節當要惺覺執持令此心常在方是格物致知至治國平天下皆不外此然則敬之一字豈非聖學始終之要也哉語錄曰敬之一字乃聖學始終

之要未知者非敬無以守曰然則此篇所謂在明明

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者亦可得而聞其說之詳

乎曰天道流行發育萬物語錄曰問發育是理發育之否曰有這理便有

這氣流行發育其所以為造化者陰陽五行而已語錄曰總而言之只是陰陽分而言之有五○黃氏曰

天道是理陰陽五行是氣合而言之氣即是理一

欽定四庫全書

大學纂疏

十一

陰一陽之謂道也分而言之理自為理氣自為氣形而上下是也○又曰未有五行只得喚做陰陽

既有五行則陰陽在五行之中矣而所謂陰陽五行者又必有是

理而後有是氣文集曰天地之間有理有氣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氣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語錄曰此本

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語錄曰此本

無先後之可言然必欲推其所從來則須說先有

是理然理又非別為一物即存乎是氣之中無是

氣則是理亦無掛搭處氣則為金木水火理則為

仁義禮智○又曰理未嘗離乎氣然豈無先後理

無形氣便粗有查滓○黃氏曰理氣無先後謂有